

# 是投懷送抱？還是抗爭顛覆

邱貴芬

儘管入秋以來，涼意漸濃，台灣的女性學文壇卻一片火熱。何春蕤的《豪爽女人》炒熱了女人的情慾論述，連一向陽剛嚴肅的《台灣文藝》也在十月份推出《女性專輯》，在編者精心策畫下，以妖嬈的封面，撩人遐思的標題「女人不爽／不爽／不爽！」召喚讀者。女人的性事被搬上檯面，自然有其正面的意義。引用傳統靈／肉二元論，攻擊目前盛行的（女人）性解放論，指其顛倒傳統重情不重慾的價值觀，揚慾抑情，此類批評隱然沿用傳統「性乃靈肉、情慾結合」的價值判斷。如果女性主義論述的一大動力來自對傳統情慾觀的反省，這樣的批評立點恐有值得商榷之處。性是否必須是靈肉的結合，必然建立在所謂的「感情的基礎」上？對許多從事文化批判、討論文明體制權力運作的人而言，這個問題恐怕仍有相當的討論空間。

就女性主義工作者而言，眼前的性解放論倒是引出幾個有趣的問題。既謂「性解放」，必先假設女人有性壓抑的問題。沒有那麼多情慾可以「解

放」的女人，若非性壓抑就不是真正的女人？換言之，性解放論是否也可能造成一種迫害，讓「寡慾」的女人覺得自己不是女人？另一個問題是：性解放是不是就等於女性解放？改變女人對自己性的掌握權是否就真能改變社會體制下既存的兩性不平等權力架構？我看倒也未必。如果在傳統男性想像裡，女人就等於性，充滿了情慾的女人恐怕更是男人夢寐以求的女人中的女人。就父權思考反省而言，以「我要性高潮」為論述重點，徒然落入傳統意識形態的圈套，更加鞏固女人與性的聯想，於女性主義運動所要達成的政治目標助益有限，無法「正改變實際生活中男女的不平等狀態」。

由此引申出另一個有趣的問題：倡導性解放、鎖定女性情慾的論述究竟在何種程度上是種與父權體制眉來眼去的媒體表演，以女人的情慾做資本主義商品促銷？這個問題對以女性主義角度切入身體、情慾政治的女性主義論述者而言不免顯得有點刻薄。但是，任何抗爭論述都必須面對抗爭運動中種種可能的收編問題。當我們在塑造情慾女人，吸引媒體時，我們當然需要衡量這個論述策略究竟達成什麼樣的政治目的。是投懷送抱？還是抗爭顛覆？女人的性事絕對該談，但是怎樣談，卻大有文章。抗爭運動和主流媒體之間

原本即存有曖昧難解的關係，媒體包裝固然重要，但若因此模糊了主要的思  
考訴求，恐怕亦非抗爭運動之福。

（1994年中時晚報）